

歌从新疆来(组诗)

■阿郎

阿图什天门

攀爬青云梯
到不了天上
却可以遇见
高处的自己

透过天门
看不到天堂
却可以望见
明天的朝阳

有人大声呼喊
试图洞悉
天门的岁数
有人挥臂击鼓
把远古的雷声
带回幽深的山谷

在阿图什
越过天门的门槛
就迈过了所有坎坷
走过了天山的弯路
人生将是一片坦途

红其拉甫

有谁相信
英雄的鲜血会凝结成
坚实的道路
我相信
在中巴公路奔驰的大巴上
我亲眼看见不足两公里
就有一个英灵
微笑着站在路旁
朝我们挥手致意

有谁相信
英雄的身躯可以站立成
高高的雪山
我相信
在五千多米的帕米尔高原
比雪山更高的戍边战士
用一颗颗跳动的心脏
为祖国筑起了一道
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

不眠的塔县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剧院
万亩金草滩铺展
缀满鲜花的地毯
古老的石头城高擎
硕大的酥油灯盏
雪峰四合
挡住高原游荡的晚风
河流低吟
唤醒大地上所有
有耳朵的生灵

戴黑色吐马克帽的小伙跳下马背
穿鹅黄连衣裙的姑娘走上舞台
鹰笛清脆高亢
热布普热烈欢畅
太阳也从天上下来
变成熊熊篝火
温暖和照亮
一圈又一圈
信奉他的子民

从《古丽碧塔》
一直唱到《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从古老的《鹰舞》
一直跳到《帕米尔的鼓声》
塔什库尔干夜晚的演出
只有开始

不会谢幕

幸福的塔吉克人
跳得大地微微震颤
唱得歌声直飞云霄
我有些担心
如此盛大的欢腾
会不会惊醒
群山背后那些邻国
沉寂的夜晚

在喀什古城午餐

太阳热烈的手鼓
把正午金黄的喀什古城
唤醒
低沉的都塔尔
悠长的热瓦普
深情的弹布尔
依次登场
琴声歌声
为夏日的古城送来
沙朗刀克的清凉

中东的蚕豆
印度的芝麻黄瓜
伊朗的芜菁
大宛的葡萄
以及
南亚的大蒜胡萝卜与荔枝
从史书和博物馆走出
来到光滑修长的丝绸餐桌
这些艳丽与鲜香
让本土的手把肉和抓饭
格外丰满
在喀什古城午餐
犒劳的何止是胃
喝着酸酸甜甜的格瓦斯
你我可以慢慢咀嚼

这片古老大地
醇厚的故事

帕米尔高原

站起来是冰川
躺下去是溪流
银色的慕士塔格峰
在幽暗的喀喇昆仑湖深处
沉睡
白银的昼和黑铁的夜
相拥于湖心
时间
在这里静止、堆砌
负重的大地微微向东
倾斜

在帕米尔高原行走
像金雕一样轻盈、自由
科克亚尔和塔合曼的两个树洞
替我们保守了所有
让肉身沉重的秘密
雪柳与胡杨
是翠绿的扫帚和金色的橡皮擦
为我们清除
所有的罪孽与迷茫

太阳公正慈爱
空气纤弱温柔
大地心胸开阔
群山挺拔高洁
在帕米尔高原行走
接受了天地的教育
每个人都会慢慢地
蜕变成一个个
小小的
帕米尔高原

守望(外一首)

■贺红岩

村口的老槐树
在时光里细数流年
村前的小河
流淌着岁月沉淀的忧伤

黄昏的炊烟
袅娜成回家的信号
月光爬上窗台
铺开一张张思念的信

晚风走过小巷

家家户户的灯光
睁大眼睛
守望远方的孩子在夜色里回家

黄昏惹人愁
谁在他乡的高楼
遥望故乡的方向
眼里含着泪

燕子归巢
呢喃着思念的话语
守望的风物
总会扣动乡愁的心弦

荷塘韵味

蝉声落下来
在荷叶上跳舞
阳光从荷塘上走过
没留下一个脚印

风过荷塘
颤动荷花的梦
荷香漫过堤岸
漫上赏荷人的心头

一只蜻蜓飞飞停停

在荷叶上歇歇脚
蜻蜓的阴影
在荷叶上闪动

荷塘里的蛙声
唱着人间烟火之歌
荷塘月色里
流淌着岁月静好的故事

我在荷塘月色里
感觉自己就是一尾自由的鱼
又像一粒露珠
在荷叶上滚来滚去

向日葵(外一首)

■耿庆鲁

一粒粒向日葵的种子
埋进春天的泥土
萌发出秧苗
在春风中茁壮成长

夏日的阳光
催促向日葵拔节的速度
一天又一天
长成风姿绰约的女子

向日葵的内心
抑制不住开花的冲动
一盘嫩黄的花朵

吐露对阳光的爱恋

从日升到日落
向日葵的花盘逐日而行
把更多阳光的精华
蕴藏在一粒粒种子里

直到某一天
阳光的重量压弯了腰
向日葵低头沉思
回望一生走过的美好瞬间

人生在世
像向日葵一样
笃定方向前行

辉煌的人生就有更多回望的素材

童年的回忆

夕阳西下
晚霞漫上天际
琥珀色的小巷
承载了我童年的记忆

黄昏的风
带着栀子花的芳香
像刚睡醒的孩子
从小巷里轻轻地走过

巷子不宽
却有悠长的深度

墙角处爬满了青苔
常常看到有蚂蚁搬家

放学后回家
走在小巷里别有滋味
童年的欢乐
就是小巷里走过的距离

童年的回忆
像巷子里的晚风
像母亲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
甜蜜而美好

雪原

第 1498 期